



世界文學名著

婚禮進行曲

巴達一著

王了一譯

LA MARCHÉ
NUPTIALE

By
HENRY BATAILLE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世界文學名著

婚禮進行曲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巴達一 (Henry Bataille) 一八七二年生於寧姆 (Nîmes) 於一九二二年逝世。其生平傑作有：睡林之美女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1894) 癲病的女人 (La Lépreuse, 1896) 你的血 (Ton Sang, 1896) 大快樂 (L'Enchantement, 1900) 假面具 (Le Masque, 1902) 復活 (Résurrection, 1902) 戈利伯里媽媽 (Maman Colibri, 1904) 婚禮進行曲 (La Marcie Nuptiale, 1905) 波里盧 (Poliche, 1906) 裸體的女人 (La Femme Nue, 1908) 壞名譽 (Le Scandale, 1909) 風狂的處女 (La Vierge Folle, 1910)

巴達一與易卜生、梅特林克同是戲劇界的潛意識派。然而他的戲劇非但與梅特林克不同，即與易卜生亦大有區別。他的戲劇向明顯方面發展。他的劇中人往往有明確的生活；他們不求成為象徵的人物。凡他所取的資料，都是法國的風俗習慣；一個人戀愛，衆戀，奮鬥，

失敗；一個女子生而多情，一年一年的老去，最後有了罪惡的遭遇。他的戲劇的結構，大半是古人的筆法。先是徐徐引入，其次漸漸明顯，其次急轉直下，最後乃是一個大結局。他雖則有古人的筆法，却承受了現實主義的戲劇的家法。現實主義的人們輕視社會與精神上的信條，與中流社會的循規蹈矩。人家批評他的戈利伯里媽媽說：「三十年來，巴達一的戲劇被認為不道德的戲劇。」他在一切他的戲劇中，對於赤心熱情的人們都表同情，——或明白地說出，或隱而不言。然而他這種表同情，並不是浪漫主義。巴達一知道一個赤心熱情的人不會享受幸福，結果只能墜落災難之淵。他把這些人都投進了災難之淵，也不說這是社會之過。但是，凡不曾因想要避免墜入深淵而努力爬上山峯的人們，他都放棄了不提。現實主義要很忠實地描寫確切的生活，這一點，巴達一是採用了的。但他自己說他輕視靈性的現實主義，說他們只曉得廉價地把生活的幻象售給民衆。他關於戲劇的見解，在他的自序有詳細的說明，茲不贅及。

他的戲劇在法蘭西戲院裏最常演者爲婚禮進行曲；其次爲戈利伯里媽媽。婚禮進行

曲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在和特威爾戲院開演，其後每年常在法蘭西戲院開演，最近的幾次是：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兩日；二十七，二十九兩日；七月二日。

婚禮進行曲描寫人類的心靈的震撼。劇中人格蘭思是兩個人：一個是浪漫的人物，認愛情爲一種慈悲，一種犧牲，所以她鄙棄安適的生活，只愛上了一個有良心，然而很平凡的音樂家；一個是愛娛樂的人物，醉心於奢華雅麗的生活與細膩的愛情。她自殺，因爲她覺得她過浪漫的生活上了大當，又不甘心對娛樂的生活讓步。在我所譯過的戲劇中，我最愛這一本。

十九年七月九日譯者

婚禮進行曲

登場人物

男

洛歇夏特利耶

克羅德莫禮樂

虞仁

蘇西子爵

克洛西耶

登場人物

曲行進禮婚

賴圖將軍

左賽夫

安特利

音樂隊長

福朗素華

一個送鋼琴的人

女

格蘭思伯烈桑

什珊夏特利耶

伯烈桑夫人

克洛西耶夫人

登 場 人 物

安特利小姐

瑪崖——維爾奈夫人之女

愛美姑娘

奧如斯伯烈桑

維爾奈夫人

克禮雅夫人

瑪麗伯烈桑

華拉男爵夫人

余麗燕——維爾奈夫人之女

娜麗夏特利耶

歐奢尼

米冶德

第一幕

佈景：——一個小女孩獨自在客廳裏。客廳的電燈開了一半，預備接待賓客。從開着的幾個門口看進去，有一個飯廳，很亮。僕人們來來往往，預備酒席，高聲說話。幕啓，室內有人呼喚「娜麗。」

第一齣

娜麗（獨自一人，）（其後）胥珊夏特利耶，

娜麗（嘆道，）媽媽，我在這裏……

（胥珊夏特利耶匆匆地入。她穿衣還沒有穿好。裙子繫上了，珍珠項鍊掛上了，但是，肩
上只披着一件輕紗的便衣。）

胥珊 娜麗……喂，快……飯桌上的名牌……你做，好不好？

娜麗 好的，媽媽。

胥珊 名單在這裏。你不要弄錯了；這一切都在我的右邊，這一切都在我的左邊，要順着次序……你把名牌寫好了之後，你自己去排列去……

娜麗 好的，媽媽。

胥珊 你不要弄錯了。我並不照常地把烏都恩夫人排在奧特威爾身邊。烏都恩夫人打了

一個電報給我，說昨天晚上她與他已經不和了。我把他們排得相離很遠。

娜麗 爲的是使他們不能在桌子下用腳互相踢起來嗎？

胥珊 我很希望我的賓客們沒有這麼壞的習慣。

娜麗 但是那小瑪玳璉每次在這裏吃晚飯的時候，她踢我踢得不少啊。

胥珊 這不是一樣的。烏都恩夫人與奧特威爾先生是很高尚的人，決不會像那小瑪玳璉一樣的。你們吃飯的時候，應該乖乖的，孩子們……

娜麗 媽媽，如果今天晚上，那小瑪玳璉再踢我，我該不該還踢她呢？

胥珊 決不。等一會你好好地把腳放在椅子下面；你該記得你是主人，你是接待賓客的，應該忍受賓客所給予的種種的不便，永遠不可抵抗……因此你就可以學會處世……寫罷。

（那女孩在一張揭開的寫字檯前坐下。恰在她的母親走的時候，一個僕人入，後面跟着一個買花小廝。）

第一個男僕 夫人，這是飯桌上的花籃。

胥珊（注視花籃） 是的，行了……

第一個男僕 還有些紫丁香，預備客廳用的，但是，花匠叮囑放進冰室裏五分鐘，所以沒有拿來。

胥珊 好的。

（僕人們出。）

娜麗（寫字） 媽媽，仔細凍壞了身子。你沒有穿衣服呢。

胥珊 我做完了……唉，這頸圈真討厭……我非叫人弄好不可。維兒還在接口上塞上了

些我的頸後的碎髮。這女人真不細心……你幫我一幫，好不好？（娜麗蹣足攀那頸圈。

胥珊把身挫低。）當心。你把我弄痛了。

娜麗 這因為我不夠高……

胥珊 現在放手罷……行了……

(一個僕人從正門入，手托着一個托盤。)

胥珊 (看見那托盤) 什麼……不，不，我誰也不見：在這時候我是決不見人的。

第二個僕人 夫人，外面的人再三要求我至少把這名片交給夫人……她說只希望見夫人一面，即刻就走的。

胥珊 (接過那名片) 格蘭思伯烈桑……格蘭思……唉！不得了！是的，是的，請她進這裏

來……告訴她說我穿衣服去……兩分鐘就完了的……此刻是什麼時候了？

第二個僕人 七點鐘了，夫人。

胥珊 是的，我有的是時間。晚飯是正八點半，不是嗎？……請進來罷。來，娜麗，你把名牌拿到

爸爸的辦公室寫去，或者在你的房間裏也行。

娜麗 (把那些紙片帶走) 媽媽，我希望我們的桌上不擺香檳酒……(出去的時候，在

她母親的裙後) 因為那小瑪玟很愛喝香檳酒……不擺酒呢，她就沒的喝了……

再者媽媽……

（聲音漸遠，聽不見了。僕人把與飯堂相通的門關上了，燃着掛燈，出不久又入，領着二人。）

僕人 煩你們兩位進來坐一坐。夫人就來的。（又出。）

第二齣

格蘭思伯烈桑，克羅德莫禮樂。

（二人直立一會子，難爲情。其一爲一少婦，看來有二十七歲的光景，頭髮是少女的裝束，身上穿的是截衣，戴的是裘帽子，打扮得很簡單。——其一爲一男子，看來年紀差不多；溫和膽小的樣子；他的禮服很不合身；一頂不合時的高帽子，他很笨地拿在手裏。他們不坐。）

克羅德莫禮樂（低聲） 你看，我們攪擾他們了。他們有宴會。我們走，好不好？……

格蘭思 你的膽子真小！這個有什麼要緊呢？

克羅德（搖頭） 這個……這個……我說這個，爲的是你……

格蘭思 唉！如果只爲的是我，你不要怕。總之，最壞不過的結果也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再者，你聽我說，我很了解她，她的心地很好。一會兒你就曉得了……你一看見她就會意氣

相投的……除非她已經變得很厲害了。

克羅德 我不懷疑這個。只一層，她看見我也許並不覺得意氣相投，這就可慮了……那麼，當場丟臉……

格蘭思 我的可憐的克羅德！這樣看來，你是沒有什麼勇氣的了？

克羅德 唉！有的，放心罷。格蘭思，只爲的是你……

格蘭思 再者，不是這樣怎麼行呢？……這是不得不做的……如果這裏不成功，明天我們看威若爾夫人去。

克羅德 任憑你的主意！你是曉得的，我閉着眼睛跟着你。他們住的是很好的地方……那麼，他們是很，很有錢的人了，叮？

格蘭思 我不曉得。自從她結婚之後，我沒有再看見她……瑪利姊姊（註一）寫信到愛克斯，說她結了一頭很好的婚姻……現在的時代，葡萄糖的生意是很賺錢的。

（註一）這不是她的親姊姊，只是教養院中的保姆。

克羅德（搖頭。）當然比音樂更賺錢啦！（靜默。）真呆，我的心頭跳得很；你完全沒有這

意思……

格蘭思 你的臉色全變了……把你的褲腳放下來罷。

克羅德（連忙地。）唉！真的，我忘記了……請你寬恕我……我本該在未上樓之先，找一

個刷鞋匠把我的褲子刷一刷……

格蘭思 唉！刷鞋匠在巴黎……

克羅德 我本來又應該穿那方格子的褲子……那個新些。但是我料不到這裏的燈光亮得這麼厲害。（他自己審視，難為情。既而把他的眼睛舉起向她，強笑。）我不太髒了吧？

……我不太丟你的臉吧，喂！

格蘭思（作責備的樣子。）唉……等一等，你的領結……你非但不丟我的臉，我要為你

而驕傲，為我的克羅德而驕傲呢！你為什麼這樣想，呀？

（她很快地一手把他的領結弄好，又把他的頭髮壓平些。蹙眉一彈指。）